

2.

負笈他鄉習藝 · 憧憬未來

浪跡天涯；藝術是生命中唯一的堅持。

「世界上人人尊崇的是第一個馬諦斯。」林風眠的勉勵成為趙春翔自我挑戰、突破傳統、創新作品境界的座右銘。

「把紐約這個城市，當作幼年時父親那一綑綑破舊棉紙的畫稿本，衝擊著我一樣，強而有力的、苦澀的、如血淚，鋼鐵迫脅性的，隨時隨地支配著我生命每一瞬間的過程，駕馭著我心肺每一次的跳動與呼吸。」
——趙春翔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本頁圖】

趙春翔與畫作合影於1973年。

【左頁圖】

趙春翔在紐約的查理·格瑞生設計公司工作期間彩繪設計的壁紙圖案手稿（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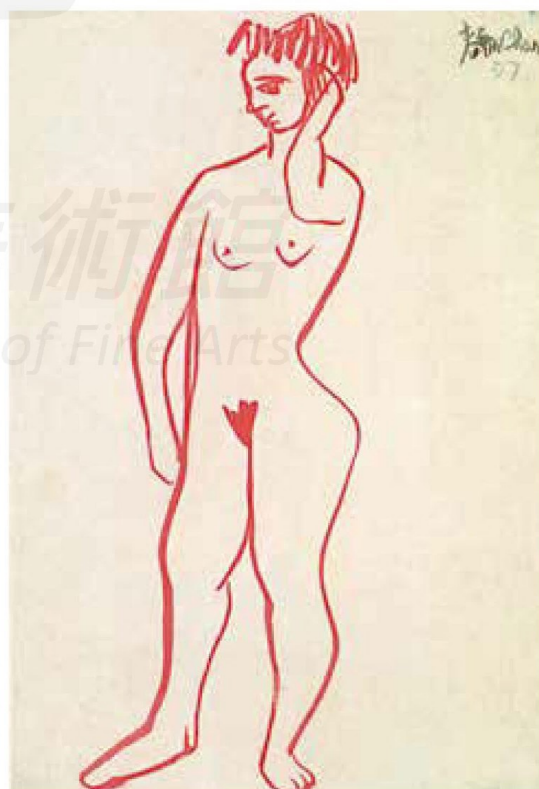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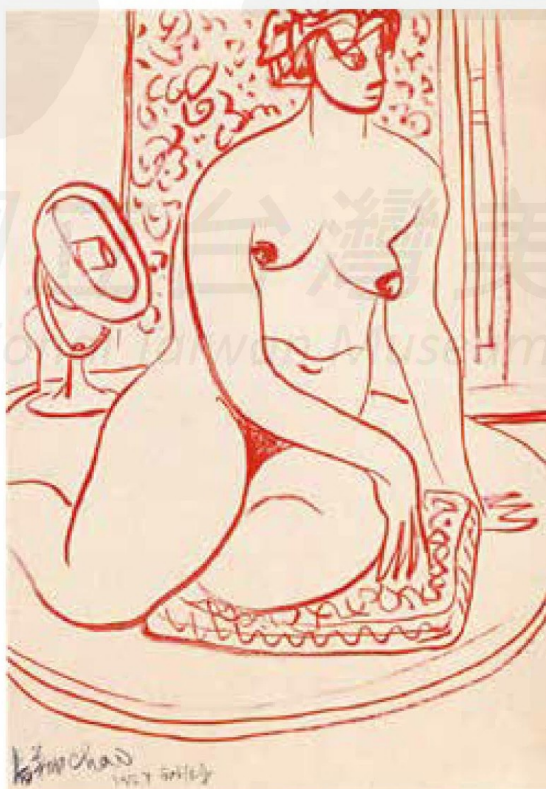
時機與開創

1948年，趙春翔匆促地隨國民政府撤退來臺，踏進戰後滿目瘡痍的臺灣，面對的是百廢待舉的場面。好不容易進入大學藝術系執教，卻感受到十分僵化的教學環境和保守派教師的排擠，讓滿懷革新理念的他無法適應，因而萌生出國的念頭，急欲吸收海外現代藝術的自由氣息。

1951年，臺灣藝壇一股現代主義開始萌芽，趙春翔和一群對現代藝術具有高度熱忱的藝術家們，包括李仲生、朱德群、林聖揚、黃榮燦、劉獅等人，一起在臺北中山堂舉辦「現代畫聯展」，當時的臺灣畫壇清一色是以傳統為主的「省展」及「臺陽展」包辦，這次的畫展，掀起了臺灣藝術界一股強大的現代藝術熱潮，也激起新一代美術青年們的矚目，間接促成了1957年「五月畫會」和「東方畫會」的成立，臺灣的現代藝術開始風起雲湧。該次的聯展是臺灣藝術轉型的重要里程碑，也是趙春翔第一次在臺灣公開展示他的創作，只是他無緣看到兩個現代畫會之後在臺灣藝壇掀起的狂飆年代，孤寂一人選擇出國進修，去圓他追求

〔左圖〕
趙春翔，〈裸女〉，1957，
在西班牙作品。

〔右圖〕
趙春翔，〈素描〉，1957，
31.5×21.5cm



藝術更高的理想與夢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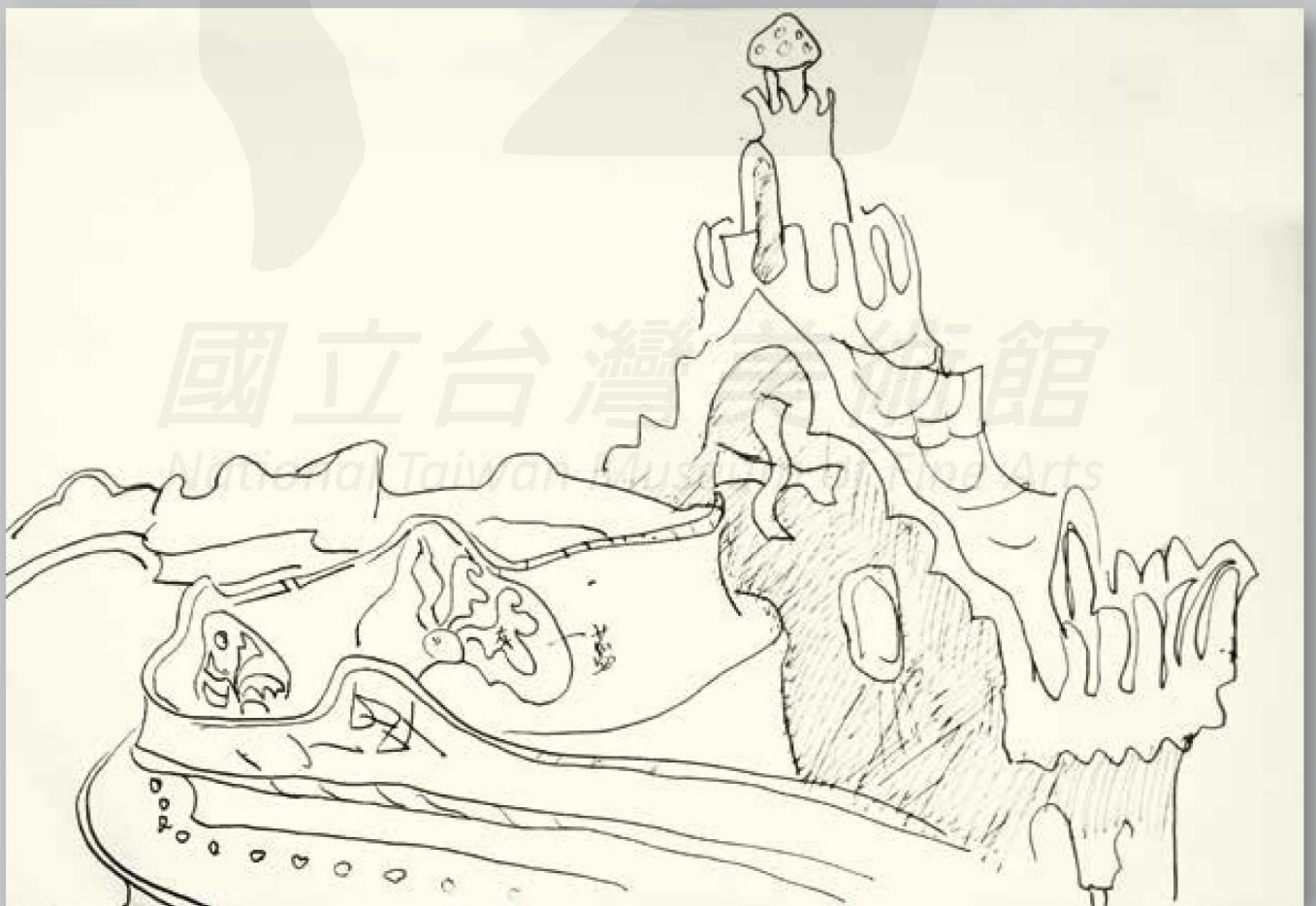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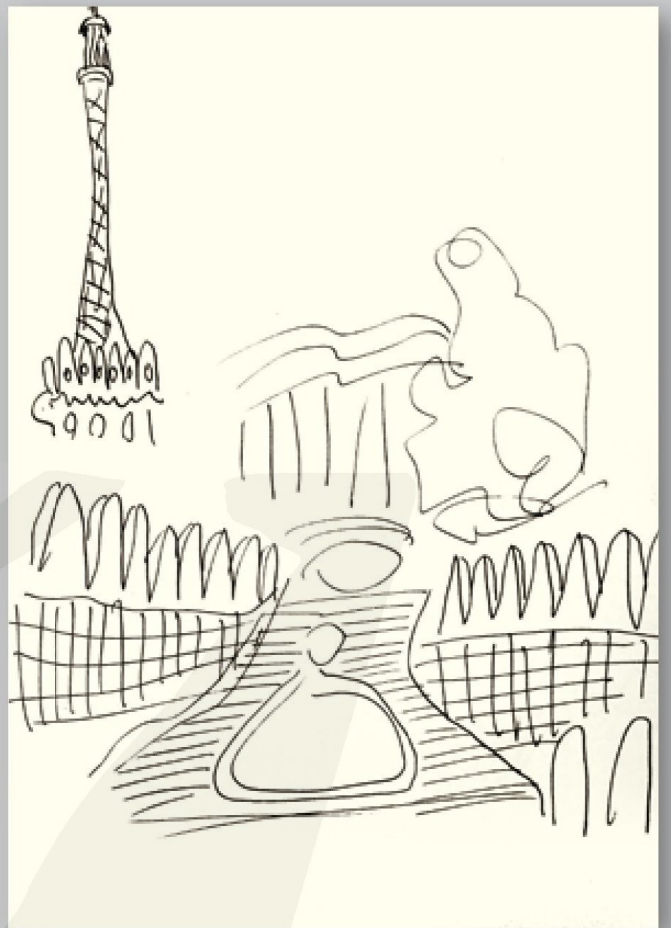
趙春翔獲得于斌樞機主教的協助，加上西班牙政府補助兩年的獎學金，隨即進入馬德里國立藝術學院就讀。初到馬德里，求知若渴的他便積極參與當地的藝術活動，很快地在年後成為西班牙皇家美術學會的會員。期間，他參加巴西聖保羅美術館的聯展、代表中華民國參加在西班牙巴塞隆納主辦的「十五國國際畫廊聯展」，也與臺灣赴歐留學的畫家蕭勤（1935-）等人保持密切的聯繫，更結識了西班牙非常活躍、色彩單純簡練的前衛藝術家達比埃斯（Antoni Tàpies, 1923-2012）和超現實主義畫家米羅（Joan Miró, 1893-1983）。修業期間，他也經常不辭辛勞的參觀當地的美術館、米羅美術館、畢卡索（Pablo Picasso, 1881-1973）故居、走訪高第（Antoni Gaudí, 1852-1926）設計的聖家堂、奎爾公園和各式樓房建築，因此留下不少以毛筆描繪的風景寫生、模特兒速寫及些許傳統山水畫等，其中以1957年居多，是趙春翔現存所見，有記年最早的畫作。同時，他還受邀到西班牙國家電臺的講座節目，主講「中國藝術之超越性」，在當時的西班牙藝術圈顯得非常活躍。



[左圖]
趙春翔，〈素描〉，
31.5×21.5cm，1957。

[右圖]
趙春翔，〈素描〉，
31.5×21.5cm，1957。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Arts

當時他的畫風尚處在轉型階段，畫材上的運用包括水彩、水墨和油畫都樣樣嘗試，參展作品的內容也豐富多元。認真努力的結果，皇天不負苦心人，透過蕭勤的穿針引線，認識在巴塞隆納頗負盛名的拉雅塔納（Galeria Layetana）現代畫廊，並舉辦個人畫展，受到好評。

趙春翔，〈風雲起〉，
壓克力、紙本，38×57cm，
1957-80。



趙春翔，〈西班牙漁港〉，
水彩、紙本，48.5×56.5cm，
1957-80。



〔右頁上圖〕
趙春翔，〈靜待〉，壓克力、紙
本，40×57cm，1957-80。

〔右頁下圖〕
趙春翔，〈泊樂〉，壓克力、紙
本，40×57cm，1957-80。



在馬德里待了一年多之後，趙春翔前往藝術之都巴黎短暫遊學。他同樣遍遊巴黎地區的大小畫廊、美術館、博物館等，參觀各式的展覽以吸取經驗，從中累積藝術資源與人脈。同時，他也連絡上當時正旅居巴黎的老同學朱德群並同遊數日。朱德群就曾回憶過往，感慨的說：「同樣為大時代風雲下的中國藝術家，也同樣肩負中國藝術『融合中西』的藝術使命，至於藝術家們做得好與否，待留歷史來予以評價。」可見得，當時赴歐的藝術家們面對陌生的環境，心中雖潛藏著莫名的徬徨與不安，卻也相對地充滿高度自我期許的使命感。

藝術的苦行僧

到歐洲留學與遊歷的經驗是非常寶貴的。當時歐洲在二戰之後百廢待舉，隨著藝術家們不斷地移民美國，藝術重心便逐漸地從巴黎移轉到紐約。趙春翔深感歐洲現代藝術蕭條的環境已無法滿足他追求高純度藝術之雄心壯志。相對紐約現代藝術的蓬勃發展，尤其「抽象表現主義」

（Abstract Expressionism）對於突破造形、色彩動勢與抽離結構的繪畫新觀念，對趙春翔來說充滿了誘惑力，也深深的吸引了他，巴黎短暫停留後便決定轉赴紐約接受現代藝術的洗禮。

1958年3月

【關鍵詞】

抽象表現主義

（Abstract Expressionism）

抽象表現主義或稱紐約畫派，盛行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二十年間，以紐約為中心的現代藝術運動。代表畫家有：帕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杜庫寧（Willem de Kooning,1904-1997）、羅斯柯（Mark Rothko,1903-1970）等等。此藝術是為傳統藝術之反動，是透過形狀和顏色來表達個人的主觀意識，而非直接描繪自然世界的藝術。目的是要通過「點、線、面、色彩、形體、構圖」來傳達各種情緒，激發想像，以抽象形式來啟迪人們的思維。



杜庫寧，〈臨河之門〉，油彩、畫布，
203.2×177cm，1960。

3日趙春翔初抵美國，首先歡迎他的依然是于斌主教和教會神父們的溫暖之手。當時身上只有兩百美元，因盤纏不夠，只能選擇寄食費用最低廉的教會落腳。白天他馬不停蹄地參觀博物館、美術館，考察新興藝術的概況，生活清苦卻自在。他在日記上寫著：「現在，我把紐約這個城市，當作幼年時父親那一網網破舊棉紙的畫稿本，衝擊著我一樣，這渾然無言、浩瀚無邊的它從童年直到現在，強而有力的、苦澀的、如血淚，鋼鐵迫脅性的，隨時隨地支配著我生命每一瞬間的過程，駕馭著我心肺的每一次的跳動與呼吸。

……讓我輕輕地眯起眼睛，舉起手臂，似乎是不准輕易似的，向蟬翼一樣，在空中飛舞，盡情的飛舞吧！……再飛舞，再快些！更加快些！停！立刻停！不准動！……無盡，無盡，永無窮盡！」這是趙春翔初到紐約內心對藝術的狂熱、猛烈追求與渴望；恨不得趕快創作，儘快擠進紐約的藝術圈，殊不知現實的孤離與苦難是何等艱辛，龐大的壓力讓他在日記上寫著：「多少次，我在深夜無人的紐約市郊的韓森大河公園內枯坐達旦，長望著夜空，求告些領悟。想為被人殺害的母親墓前，再造一棵每年接枝、紅花累累的石榴樹，已萬不可能了，讓我將這番苦心，轉贈給祖國人群吧！……毫無疑慮，為著尋找我要找的東西——創



【上圖】
趙春翔站在紐約街頭。

【下圖】
趙春翔，〈抽象〉，
油彩、畫布，
102×122cm，1960。

作神祕感，我將不顧任何人間事的苦難折磨，而捐獻出我身上最後一滴熱血，因為它將是我此生此世，追隨我最久的，來日唯一的陪葬者。」趙春翔顯然已經覺悟：「唯有超脫決然的堅毅奮鬥，才能擁有日後一番成就的甜美果實！」

客居紐約的寂寞藝旅

人生因緣際會，每逢關鍵時刻總是冥冥中有一股愛的關懷與力量。趙春翔因為受到于斌樞機主教的知遇之恩，而能一圓出國深造的夢想。也因為這個機緣難得，讓他必須作出拋妻棄子的抉擇，以及絕然孤獨地度過浪跡海外、離群索居數十載的異鄉悠悠歲月。

當初遠赴西班牙留學是有獎學金補助的，但是，轉往美國發展時，經濟卻是相當困窘拮据。初達紐約時人生地不熟，他在紐約街頭徘徊，憂心忡忡。天無絕人之路，總是在最艱困的時候，趙春翔就會多一份幸運。一位曾經到過西班牙的中國神父主動上前跟他寒暄，得知他的遭遇

1973年，趙春翔在紐約亞諾美術館個展。





趙春翔，〈抽象〉，
油彩、畫布，148×144cm，
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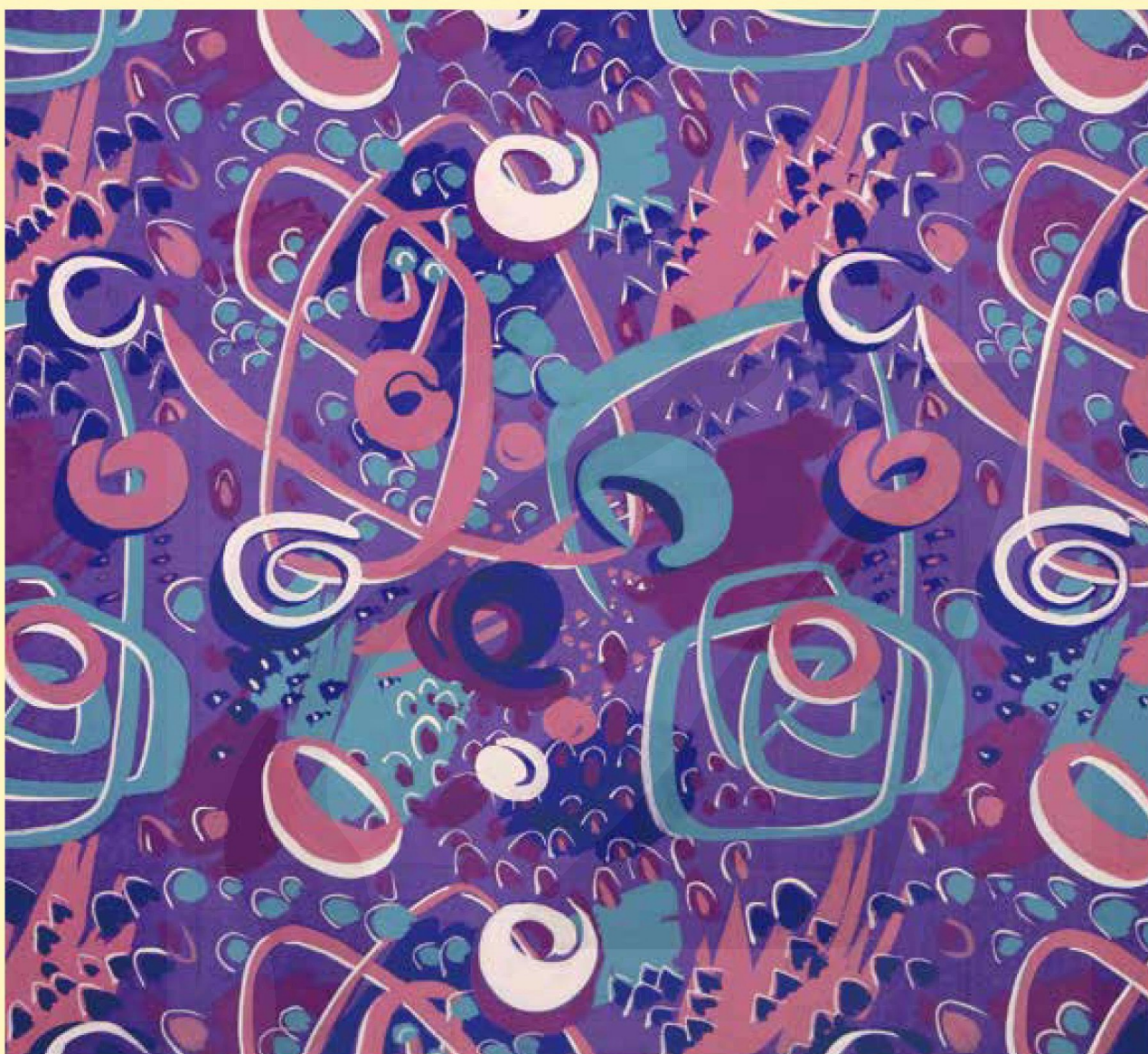
與窘境後，馬上表態願意將辦公室暫借他落腳。更幸運的是，趙春翔隨後又應徵到查理·格瑞生設計公司（Charley Grecian Company）的工作，專門協助設計壁紙圖案；也順利以九百美元賣出在西班牙完成的部分畫作，並且租到每月僅需六十美元低廉租金的寓所。安定之後，趙春翔迫不及待地開始創作，迎接嶄新美好的藝術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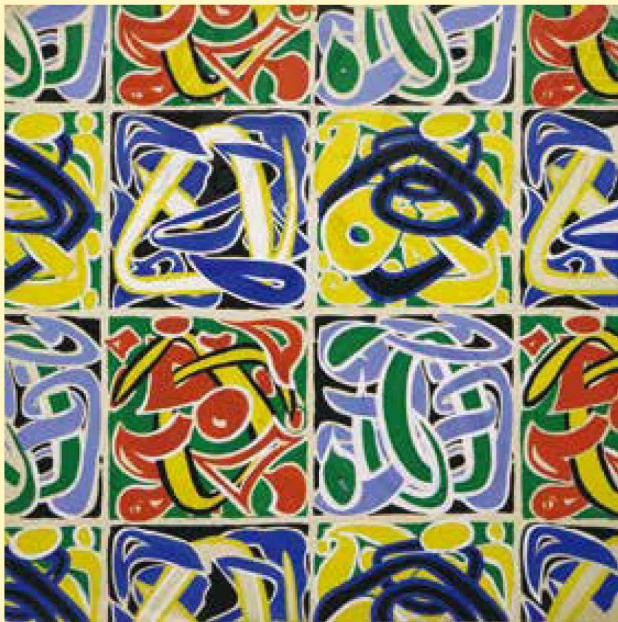
◀ 趙春翔初到紐約，在查理·格瑞生設計公司工作，當時設計的壁紙圖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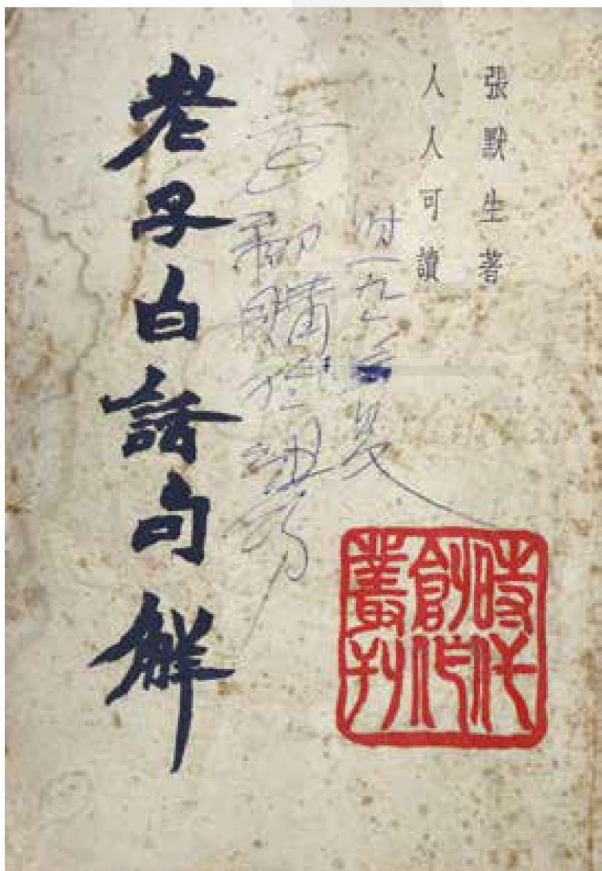




◀ 趙春翔初到紐約，在查理·格瑞生設計公司工作，當時設計的壁紙圖案。 ▶







紐約曼哈頓96街160號公寓，是一棟十四層樓的合作公寓（Co-Apartment），外表看起來老舊斑剝不堪，趙春翔就住在3L，雖有警衛看管，然而一房一廳卻也顯得擁擠，但他蒔花栽木、養蘭、餵鳥，在有限空間裡自娛，讓生活上多了一些寄情療癒的小確幸。由於公寓臥房空間狹窄，他經常是搬開床板將床底下的空間用來存放畫紙；有時也會將畫紙平鋪在地面上或懸掛在牆面上作畫，像這樣將畫室兼臥房使用的生活，在外人看來頗為艱苦，而趙春翔卻是樂在其中。

席德進就曾提及，他到紐約見到趙春翔的印象：「他的畫室在一個古老的樓裡，面臨著大街，紐約畫家們多集中在這區域。窗口種著零落的花藤盆栽，一個小收音機，臥室在後面，室內放滿了大畫布及已完成的畫，桌上有幾本臺灣來的雜誌和一本《老子白話句解》，幾本英語讀本，生活簡簡單單，但我為他忠實地努力於藝術的精神所感動，一個畫家能在任何境況之下堅守藝術不變，他就值得讚頌了。」趙春翔在他的日記上也曾提到這回事：「席德進一到我的畫室，第一句話就問，你的房子要倒了嗎？」

然而，拮据的生活影響不了趙春翔的藝術性靈，除了種花養鳥是平日的興趣外，聆聽古典音樂和湖邊釣魚，都是他用來紓解心情，以及平衡自己終日孤獨生活的樂趣。此外，每天步行到對街的天主教法蘭西斯教堂，吃老人中心提供每頓酌收一美元的福利餐，也是他省吃儉用、斟酌度日的方式。

孤獨的最高境界是能夠享受寂寞，在最灰心的時刻也能夠體悟到寬闊人生的缺憾之美。他在日記裡寫道：「我不會忘記是1961年7月中旬，當我畫完一幅淋漓的抽象畫後，我痛苦得流了不少辛酸的眼淚。真的，那包含了我多少慘痛的故事，最痛心的是失去父母親的消息，尤其是我的母親，我最想念她那樣笑容滿面，慈藹的典型。只有把眼淚變作寄給母親的信篇了！當夢見父母親及大哥，雖為夢幻，逼真的程度勝過於白天的想像。苦淚滿腮，地下當不知也，此生已不能再見矣。再嘆不勝悲！」趙春翔將這些隱晦的痛苦與孤寂，全都化作筆墨氤氳，狂揮疾筆以訴說思親情懷。在他所譜的一闕詞裡就曾寫到：「零零海外家國淚，落葉迴旋難尋根，總是秋風淚如刀，先傷遊子心，先傷遊子心。」無根的浮萍感和自認「遊子」的憂傷，或許是解讀和梳理趙春翔藝術創作的動機和線索。

左頁上圖

趙春翔畫鳥也養鳥

左頁下圖

趙春翔購於紐約的《老子白話句解》一書封面



趙春翔，〈天行健〉，壓克力、紙本，139×172cm，1962。



孤獨是創作的泉源

「孤獨」是趙春翔在紐約旅居的最佳寫照，離群索居的他幾乎是與畫共眠。趙春翔平日總是沉默寡言的單獨行動，鮮少跟他人提及自己的事，所以，身邊的人都以為他是單身漢。或許有苦難言吧！也或許最私密的心情只能自己坐享，最痛苦的回憶只能默默地自己承擔，這孤獨，在心中是永遠無法乾涸的鄉愁血淚。

回憶當初逃難到臺灣的時候，事發突然，他的兒子趙紅因為陪伴爺爺奶奶一直深居在河南內地，而無法同行。因此，父子一別就是四十二年，無法相見。如此沉痛的思念，遠在美國的趙春翔，只能將寂寞深鎖於雙眉間，把深情融入在藝術創作之中，將思念的親人轉化為棲息林間或滂沱墨韻之中的「群鳥」，這些「群鳥」，各個別有心思的棲息在一起，是否意味著在夢中才能相擁依偎的子女和親人，在現實當中如此疏離。

【上、下圖】
趙春翔筆下的各種玄鳥姿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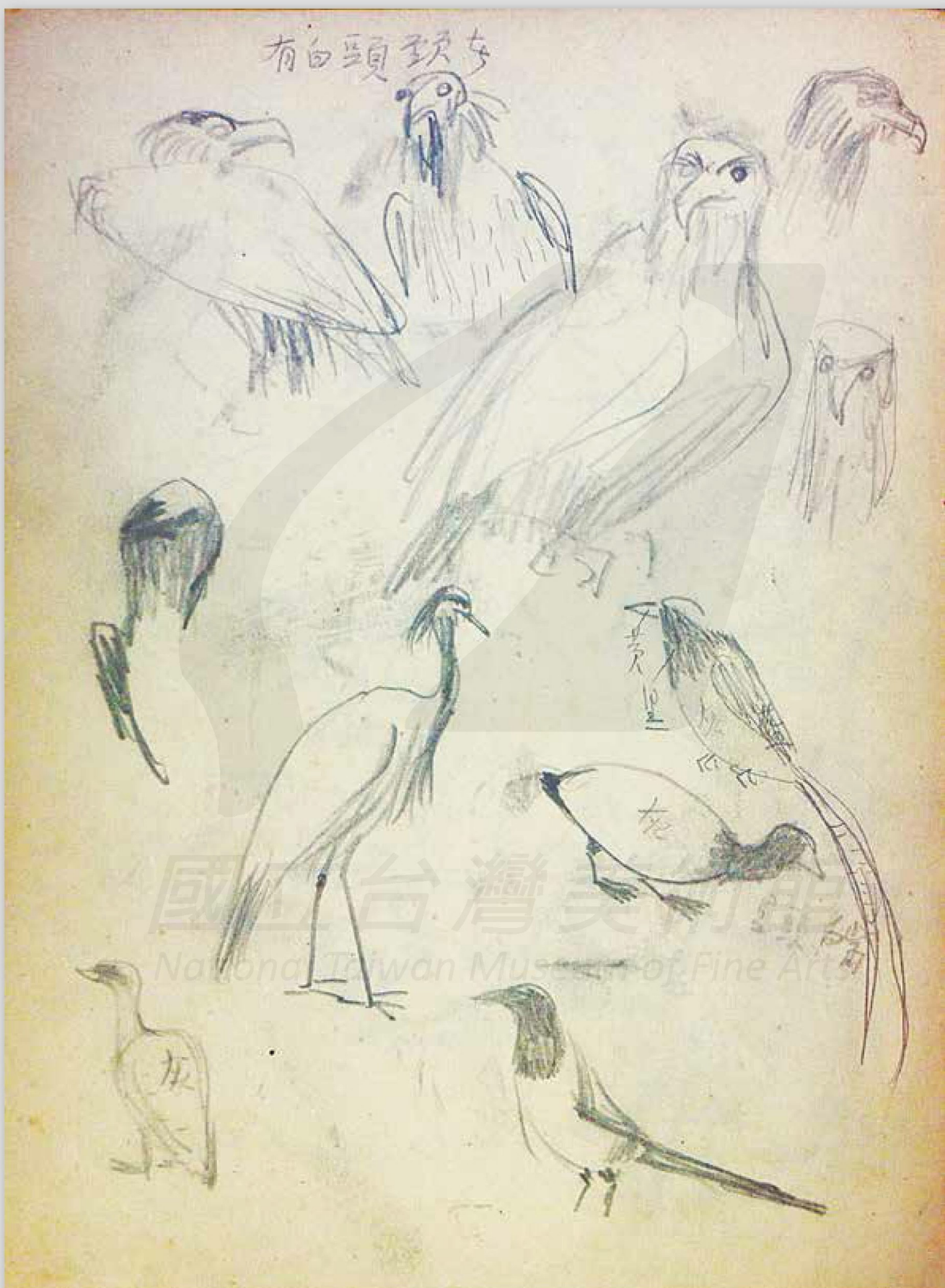
仔細觀看，畫面裡這些出現在趙春翔畫中成群結隊的鳥兒，造形頗為奇異有趣。「群鳥」象徵是美滿幸福的，但是在趙春翔潑灑淋漓的畫面裡，群鳥的眼神顯然有著驚恐與不安，也許這是透過他的雙眼來看世界的寄情寫照。他說：「牢牢的我，舉起畫筆，是有著無限的飛舞的自我愉快之感，我並不是神智混沌，像醉酒癡人一樣，相反的，正是我的神智最深遠的境界；我像逃脫了什麼枷鎖網綁似的愉快，很慶幸在這個生命旅程的間歇裡，有這樣的愉快享受。」因此，鳥的形象像是內在自我吟唱著滿懷相思曲的借喻，唯有飛墨淋漓的短暫灑脫，才能鬆脫這現實枷鎖的束縛感。



趙春翔，〈媽咪...愛...生命快樂的行旅〉，壓克力、墨彩、布上紙，136×69cm，1975。

【 趙春翔愛鳥、賞鳥也畫鳥 】

此為他所畫鳥類素描手稿，為他日後創作中常出現的鳥類造型尋到源頭。





[右頁圖]

趙春翔，〈男女之間〉，
壓克力、墨彩、紙本，
183×91.5cm，1965。

[左圖]

趙春翔，〈重逢〉，
壓克力、墨彩、紙本，
185×94cm，1973。

[右圖]

趙春翔，〈墨韻〉，
壓克力、墨彩、紙本，
218×90cm。

單純生活・憧憬未來

趙春翔旅居紐約的生活很單純，平常愛聽高亢的古典音樂，尤其特別喜好女高音，聲音頻率愈高，好似愈能達到療癒效果。在生活上的穿著打扮也是非常的簡單，偏愛螢光綠色襯衫，或許跟他的畫面喜好用螢光色有關，也或許順應當時紐約的流行喜好。為求方便出門與節約



時間，他會一次採購好幾套相同款式與顏色的襯衫掛在衣櫥裡，輪番穿用。

對螢光綠的喜愛，也許是便於突顯自己的存在，在藝術創作上，則最喜歡使用顏料調和一種稱為「德國螢光粉」的媒材，能夠讓畫面顏色產生粉狀的特殊質感。趙春翔不斷地嘗試改變創作的可能性，譬如，藉由壓克力顏料新媒材的使用，以突破中國水墨長期以來在「氣韻生動」的慣性技法，每當他嘗試一種新顏料或新技法有所突破時，會迫不及待地想找朋友討論，分享他的創作心得。

趙春翔對於畫材品牌的使用也有偏好，旅居美國數十年來，作畫時所用的墨汁，經常要託人從臺灣買了再帶過去。有一回，他請廖修平帶過去紐約。廖修平不禁好奇地問：「為何如此堅持用臺灣的墨汁作畫？」他就特別強調，在美國買到的是化學成分的墨水，是沒有墨韻效果的，臺灣製品才有。趙春翔對於「墨





[左圖]
趙春翔，〈生命的漩渦〉，
壓克力、墨彩、紙本，
92×69cm，1977。



[右圖]
趙春翔，〈五福臨門〉，
壓克力、墨彩、紙本，
178×95cm，1971。

色」、「墨韻」、「墨氣」和「墨法」都有他堅持獨到的看法，他認為墨色不但可以讓觀者產生「大膽、威赫、勢力、無敵、憨勇」的感覺，並且，墨色本身亦含有瀟灑飄逸的風情。由於曾為紐約的壁紙公司設計強烈的裝飾性圖案，多少會影響他在繪畫上的表現。因此當他在墨韻趣味上找到了創作的出口，便會繼續使用絢麗的色彩來增加畫面的強度，絢麗的色塊既可以打破既有的空間形式，重組出空間交疊的矛盾現象。視覺上也受到絢麗色塊的牽制，會自動好奇的、再往色塊背後探望過去，色塊彷彿褪隱於後，扁平的空間立即拉開距離，現代水墨的意境就躍然紙上。藝評家倪再沁認為：「多重性格、多重體悟、多重觀念、多



趙春翔，〈抽象〉，
油彩、畫布，
176×181cm，
1962。

重材質、多重技法、多重情愫，再加上多重描繪，我們看到的是錯亂的生命，置於錯亂的時代，創造出錯亂的藝術，而此『錯亂』不僅顛覆了傳統的審美觀，更為水墨藝術注入了勇猛、鮮活、明豔且炙熱的無窮魅力。」

趙春翔在單純的生活中享受孤獨所帶來精神上的慰藉，轉化為創作的能量。他已經可以從水墨的韻味和絢麗螢光色的對比中，像是從東方傳統文化的底蘊與西方現代文明的體現有了平衡的對接，長期以來所追求的「中西融合」也找到了創作的出口，對於未來就有更多的憧憬了。